

陳有慶與國際潮團的往事(下)

陳有慶是大銀行家，其家族背景顯赫，在潮人族裔及東南亞一帶有很大影響力。他從低層做起，憑着待人真誠，做事認真，一手一脚打造出自己的企業王國。廣

進，儘管那時的國際通訊費用不菲。因為那個年代個人通訊設備尚不普及，一些社團的負責人、秘書及通訊地址時有變化，信件寄出去了，對方是否收到我們不得而知。而且透過電話溝通更清楚，更顯誠意，比一紙公文更有人情味。正因為如此，也因和海外時差關係，我們有時需通宵達旦工作。按照他的要求，籌委會從籌備進展，大會議程，邀請各地組團參會，酒店安排等等，都認真聽取各地潮團意見。正是這份誠意，令到不少潮團都樂於參與，踴躍組團前來參會。

籌辦第八屆潮團年會期間，正是香港回歸祖國的後過渡期，各種社會事務繁多，陳有慶作為港區全國人大代表，作為潮州會館主席，恆常會務鉅細無遺，一單也不能漏下，一點也不能馬虎。他每天的工作排得密密麻麻，忙得

不可開交。記得有一次，有不少外地代表團來港，他和各位副主席分頭到機場接送，作了分工。他負責接待的一撥嘉賓，到了始發機場，才知來港的航班臨時延期，我收到消息即時向他報告，看來客人抵港這一時段，他無法調整計劃到機場了，因原來安排接機後，他要趕去主持另一重要會議。時間撞期了，怎麼辦？他吩咐我：「楓林，你就用我的私家車，去機場接客人。飛機落地時，你再給我來一電話。」他想了想，又即時找來公司一高級副總裁和我同行。幾個小時後，當我將客人從機場送到酒店時，我發現，陳有慶已經坐在酒店大堂恭候客人了。

籌備工作後期，秘書處人手不夠，陳有慶把他的私人秘書、助理和集團秘書部的同事都找來幫忙，又請中華總商會的秘書作外援，而時任某報編輯主任

的郭一鳴兄也到秘書處當義工。陳智思作為籌委會成員，白天忙企業及青委的工作，晚上到秘書處探班，給大家打氣。到了最後幾個月，每周固定半天時間，陳有慶約工委會主席及秘書長、各部門負責人集體辦公，重大事項都和他商量。

經過二十六個月的辛勤工作，年會碩果纍纍，第八屆年會的參加者來自二十三個國家及地區六十四個代表團共二千一百零二位代表。相比之前歷次年會，這是規模最大、成果最豐碩、意義最深遠的。來自全球各地數千名企業家聚集香港，參與年會舉辦的各項金融、科技、經貿、文化等交流活動，對香港的社會經濟起着重要的促進作用。更為重要的是：第八屆國際潮團聯誼年會增強了全球鄉親大團結，並促使年會回歸故里。誠如主禮嘉賓時任新華社香港分

社社長周南所說，這次年會將進一步增強世界各地潮籍人士的團結合作，促進世界潮商經濟的發展，為祖國的富強作出新的貢獻。

我想，這就是陳有慶嘔心瀝血辦好國際潮團聯誼年會的本意。他以拳拳赤子之心，廣結善緣，服務國家，服務僑胞，奉獻桑梓，其精神永存。

謹以此文，緬懷陳有慶歷經艱辛籌辦第八屆國際潮團聯誼年會的非凡歷程。

HK人與事 林楓林

泛人脈、雄厚實力、良好聲望，深受各方尊重。他又是謙謙君子，虛懷若谷。他有一套經商理念：誠信為本；穩妥謹慎，循序漸進；與時俱進，靈活變通；富人情味，重情守義。在籌辦國際潮團年會時，他把這套理念發揮到淋漓盡致。

他多次告訴我們，做事務求實效，看到結果。要穩妥謹慎，把控細節。比如說，發出函件之後，一定要電話跟

萬里千年

由武漢大學與敦煌研究院聯合主辦的「萬里千年」——敦煌石窟考古特展，現正於武漢大學萬林藝術博物館舉行。展覽共展出文物近百件，多數文物為首次走出莫高窟。展覽還選取了有代表性的壁畫及彩塑臨品、複製洞窟等，展品共計一百六十八件（套），全方位立體展示敦煌石窟考古的豐碩成果和重大學術價值。

圖為展出的複製洞窟。
新華社

市井萬象



潮式「發辦」

這些年一直在做藝術普及的工作，險些忘記自己也是一枚標準「吃貨」。以「大胃王」行走江湖的這些年，天南海北中餐西餐吃過不少，終於發現美食之所以「美」，不止在食材新鮮、烹飪地道，更在於食物背後人的故事以及文化的流轉與綿延。

幾年前看紀錄片《舌尖上的中國》，對片中介紹的知名餐廳「好酒好菜」念念不忘，不久前終於有機會親身一試。在米芝蓮餐廳雲集的中環，「好酒好菜」隱身高度之中，儘管不曾摘星，卻是眾多城中老饕及名人必訪的新派中菜，知名球星碧咸也曾是座上賓之一。可見傳統中菜若創新得法，也足以讓外國友人食指大動。

「好酒好菜」創辦人兼主理人蔡昊是潮州人，二十多歲移民美國，在異鄉做工廠生意，從未想過自己有一天會踏足餐飲界發展。「九一一」事件後，美國經濟低迷，蔡昊回國創業，嘗試將自己的化學知識善用於廚房，為傳統中菜闢出一條新路，讓歷史久長、博大精妙的中餐文化得到應有的尊重與傳揚。

如我們當日所見所嘗，「好酒好菜」的根基仍是潮汕菜：婆參、龍蝦、凍魚和



黛西札記 李夢

花甲等，都是傳統潮州菜的慣用食材，講求鮮美；不少菜品都配有米醋、辣醬和豆醬等蘸碟，這些潮菜的重要配角，為原本清淡的食材增添豐厚口感。而經由名廚的大膽創新，店內菜品在口感及呈示上更多變化，為傳統潮菜與其他中餐菜式乃至外國菜式的互動，增添可能。

創新之一，在於食客不需點餐，完全交由廚師根據不同客人的口味和喜好搭配餐牌。這種類似日式「廚師發辦」（OMAKASE）的做法，在日餐盛行的香港，應是不少食客的心頭好。一次用餐，宛若一場目的地未知的旅行，常見驚喜。創新之二，在於食材配搭。且以當日前菜「芝士黑臘腸」為例，芝士常見於西餐，臘腸來自潮汕，而染黑臘腸的墨魚汁，則是日式餐廳中的常用調料。這道「古早」前菜，讓芝士與臘腸的雙重濃香在唇齒間彌散，與接下來主菜雞油花雕蒸龍蝦的鮮與清對照，更顯層次豐富。

當年，身在美國的蔡昊見中餐價極平、廚師無甚地位，頗忿忿，心心念念要在海外提升中餐格調與口碑。如今，「好酒好菜」已然用食物為媒，講出了一個「東方遇見西方」的故事。



英倫漫話 江恆

在西方影視作品中，時常能見到一位傳奇性人物，他上知天文，下曉地理，並且對航海、製圖、動物、植物、醫學等學科幾乎樣樣精通，在科幻世界裏甚至能夠拯救地球，此人就是英國探險家庫克船長（Captain James Coo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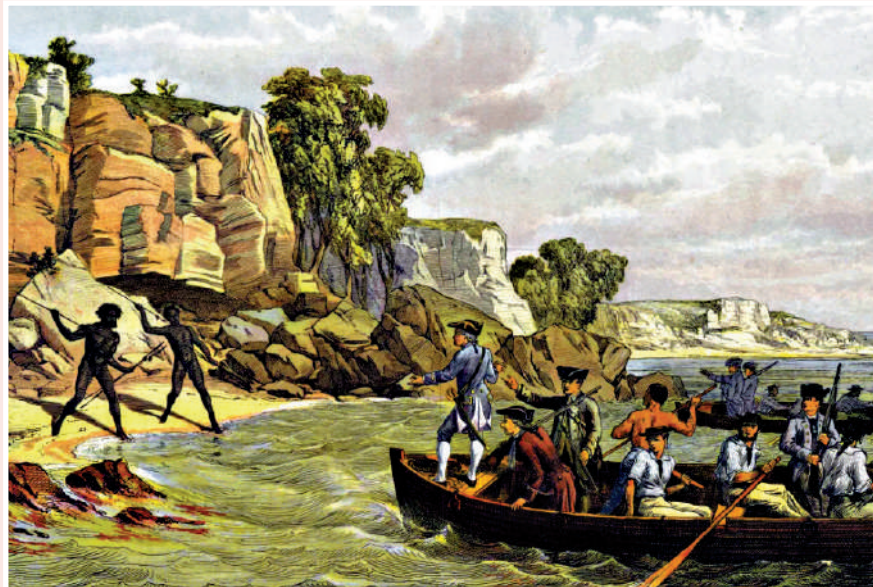
比如曾走紅全球的系列科幻電影《星際迷航記》（Star Trek），指揮星艦的寇克艦長便以庫克船長為原型。影片中寇克（James T.Kirk）與庫克發音接近，他指揮的「企業號」（Enterprise）戰艦與庫克船長的「奮進號」（Endeavor）探險船英文字也相似，都有進取、奮進的意思，就連片頭開場那句振奮人心的格言「勇敢踏向前人未至之境」（To boldly go where no man has gone before），也是直接取自庫克船長的日記。

庫克船長之所以常被搬上銀幕，緣於他的諸多傳奇故事在西方家喻戶曉，最為大家津津樂道的是他發現了如何克服壞血病。該病主要由缺乏維他命C所引起，在水中極為常見，直到十八世紀中期歐洲仍普遍認為大批水手在遠洋航行因壞血病而死是無法避免的代價，但庫克船長找到對策，通過讓水手每日進食富含維他命C的泡菜，從而大幅降低死亡率，創下航海史上一大成就。但最能奠定庫克船長探險家地位的，是他在世界地理大發現上的貢獻，有人將他與哥倫布、麥哲倫等航海家相提並論，認為他的探險活動對歷史發展頗具意義。

大英博物館專家威廉·弗萊姆在《庫克船長與太平洋》一書中指出，十八世紀後期西方對於現代世界版圖的認知已開始成形，但對於南半球仍不能撥雲見日，特別是傳說中「未知的南方大陸」，對於航海家來說仍充滿神秘色彩。當時大批仰者堅信太平洋是一個「內陸海」，南方存在着邊界。為此庫克船長從一七六八年至一七八〇年三次探索太平洋，儘管尋找南方大陸未果，卻有意外收穫。

庫克船長抵達了澳洲東岸。雖說早在十七世紀中期海上霸王荷蘭人便到過澳洲，但誤以為此處是一片不毛之地而放棄

撥開迷霧



▲版畫《庫克船長登陸植物學灣，一七七〇年》描述澳洲原住民與庫克船長及船員相遇的情景。
圖源：澳洲國家圖書館

探索，使得庫克船長幸運地以「歐洲第一人」登陸澳洲的身份名留青史。因有感於當地景致與英國威爾士南部極為相似，他遂將之命名為新威爾士，即如今澳洲的新南威爾士。為紀念這段歷史淵源，一九三四年澳洲墨爾本建市一百周年時，當地實業家出資將庫克船長在英國約克郡惠特比小鎮的故居買下，然後整體搬運至墨爾本東郊，於是就有了今天著名旅遊景點——庫克船長小屋。

雖然英國沒了庫克船長故居，但他的雕像卻分布各地，成為英國廣播公司（BBC）評選的英國百大偉人之一。比如倫敦市中心林蔭大道旁邊，就有他手持單筒望遠鏡的雕像紀念碑，倫敦格林威治區也有一個他的巴洛克風格半身浮雕像。他的家鄉惠特比小鎮還設有紀念館，專門展出他的一些原始信件、繪畫和素描、手繪地圖等珍貴資料，深受航海愛好者喜愛。

然而庫克船長以科考名義替英國開疆拓土，也讓他在此探險中扮演了何種角色披上一層迷霧。他是探險英雄，還是西方帝國主義者殖民的先鋒，各方對此眾說紛紜。就像不少歷史學者所說，他雖然推動了世界地理大發現，但也將酒精、槍支等物品傳入未開發地區，對當地實在弊大於利。此外，從西方人的視角，他是未知世界的探索者和文化傳播者，但在原住民眼中，他是不折不扣的入侵者和破壞者，也是他拉開了西方列強實施殖民主義的序幕。

庫克船長初次登陸澳洲時血腥的一幕，在他親筆撰寫的航海日記中有所記載：「看到我們開始划艇往岸上靠，他們（原住民）立即開始反擊。我朝他倆中間發射了一顆滑膛槍子彈」，見到對方還擊，「我開了第二槍，裝的是霰彈，有些霰彈傷到了那個人，他躺倒在地上。」庫克船長不經意間的描述，恰好印證了學界的觀點，即不論他當初是否抱着善意而來，從他抵達的那一刻開始就充滿暴力，當地原本的社會和文化也不復存在了。

尤其伴隨着庫克船長在探險途中，不時把新發現的地方宣告為英國領土，更凸顯了他的侵略者形象。就連他最後在夏威夷與原住民衝突中喪生，也染上不光彩成分，美國人類學家奧貝賽克直言，是他在島上掠奪物資，才招來殺身之禍。

在近年國際上新一輪去殖民化運動中，庫克船長再成眾矢之的，他在澳洲等地的雕像被塗污，人們寫上「不該對屠殺感到驕傲」的字樣。尤其諷刺的是，一七八八年一月二十六日是澳洲的國慶日，但就是在這一天，英國艦隊追隨庫克船長腳步登陸澳洲，建立了英國的首個殖民地，當地的土著居民被殖民者屠殺，家園慘遭掠奪。

正如澳洲歷史學家所說，這一天不值得慶祝，應該稱作「入侵日」。人們想要的不僅是對殖民掠奪和屠殺原住民行為的批評與反省，也包括撥開歷史迷霧，還原歷史真相。

百家爭鳴

為師是有原因的，余叔岩唱腔的特點是細膩委婉，柔中有堅，餘音裊裊；余派唱腔特別講究韻味，一股書卷氣撲面而來，這種發音吐字，行腔圓潤，非常適合女老生演唱。

當年坤生學余派唱紅的有張文涓、梅葆玥、李慧芳等，有一批活躍在戲台上的女老生。據資料記載，大約在一九五三年由坤生筱蘭英和王則昭共組一個班社，在北京開明戲院演出全本的《伍子胥》。那天，八百多人的劇場樓上樓下爆滿。

女老生的戲唱得真好，高音又脆又亮，其中王則昭的唱調又特別寬厚，吞吐有力，非常有特色，觀眾多次報以熱烈的掌聲。後面筱蘭英扮演的伍子胥出場，一亮相就有碰頭彩，叫好聲不斷；開口一唱，深得余派音韻。這也說明「百家爭鳴」應是戲台上的一種文藝主流。

也有坤淨戲，比如女包公，曾經看過《斬美案》中女包公，一聲「包龍圖打坐在開封府」，雖得台上台下一片紅。觀眾喜看女包公的神采，女包公的作派，女包公的唱腔，女包

公的神韻。女包公一聲高腔「皇家的官兒我不做，縱有天大的禍事我一人擔！劊子手——開劊！」那才叫經久不息的掌聲，觀眾都覺得由女包公劉了忘恩負義的陳世美，比男包公劉了陳世美還解恨，還過癮。

五十年代中期，北京京劇院有「五大頭牌」：譚富英、馬連良、裘盛戎、張君秋、趙燕俠。其中，張君秋有「四小名旦」之稱，是乾旦；趙燕俠是一直紅到《沙家浜》，唱得阿慶嫂如仙如幻，是位坤旦；但那時的舞台上已不見坤生、坤淨，不是觀眾不盼，是無雲馬得有雨？

六十年代初，隨着對京劇的革命化改革，其一是反對乾旦坤生，男角由男的演，女角由女的演，真人演真事，坤生、坤淨一直消失了四十年，直到今天，戲台上也少見坤生這種中國京劇的獨特表演方式。坤生、坤淨該和古老的京戲一樣再逐漸走向繁榮，還是如星辰天空中的一顆流星，光芒之後漸漸消失？

（「弦響聲起話坤角」之四，標題為編者加，全文完）